



窮理致知

孔子「師嚴」教育精神探微

● 張垣鐸*

《禮記·學記》：「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一般人往往曲解其義，把「嚴」解釋成「嚴格」、「嚴厲」，甚至和「不打不成器」扯在一起。於是手拿「孔子棒」〈實在冤辱孔子〉，不苟言笑，一付窮凶極惡的樣子，就成為過往塾師的形像。再加上部分人士刻意地渲染，「打罵教育」便成為人們交相詬病的一種制度。

事實上，翻開中國教育史，實在很難從中找到一點「打罵教育」的痕跡。不僅如此，當你讀了《論語·先進》以後：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

* 張垣鐸，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你一定會對孔子與弟子之間那種瞭若指掌、打成一片的教學藝術而讚嘆不已。當你翻閱《宋元學案》，讀到：

朱公棧見明道於汝洲，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時，你不禁會為之悠然神往。當你看到《朱子語錄》：

游、楊二子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既覺，曰：「尚在此乎？且休矣。」出門，門外雪深一尺。

你一定會被伊川這種「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的德威所震懾心服。尤其當你讀到王陽明《傳習錄·訓蒙大意》：

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

一段時，你忍不住要大為驚嘆：陽明簡直是一位兒童教育心理學家嘛！

像孔子、明道〈北宋理學家程顥〉、伊川〈北宋理學家程頤〉、王陽明諸聖諸賢，無不代表中國真正的教育精神，你又如何從中發現一點打罵的影子呢？相反的，你還會被他們那種光風霽月的磊落胸懷以及循循善誘的教誨精神所感動不已呢！

本文透過孔子在《論語》的相關言論，赫然發現「師嚴然後道尊」，這個「嚴」字，實在不是針對學生而發的那種不苟言笑，窮凶極惡，又打又罵的嚴厲措施。乃是孔子對身為教師的自己，本身在學養上、教學態度上以及生活情操上，一種嚴以律己的「敬業精神」的莊嚴要求。試看《論語》中的幾段話，便知吾人所言不虛：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述而〉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述而〉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前面三段，強調為人師者必須不斷地吸收新知，厚植本身的學養；並且要反覆檢點舊學，時相印證，期能有所會通開創。後面二段，一則在強調「學不厭，教不倦」的敬業精神，大有「不知老之將至」的樂在其中的執著；一則在強調為人師者必須具有寬廓的胸懷，虛心尊重接納不同的見解，千萬不可妄加臆測、期其必然、固執己見、專斷獨行，以為「朕即天下學術，天下學術都在朕躬」。

雖然，孔子偶而也為自己的不被知遇慨嘆：「莫我知也夫」〈憲問〉；但是他並不因此一逕兒怨天尤人，以為世人都瞎了眼睛，放著我孔某某不用，偏偏去用那批庸夫蠢材。相反的，孔子愈加謙恭自省。他明白一個人的窮通際遇，莫非由於天命；只要肯從人事上的孝悌忠信等淺近務實處入手，用力一勤，終有領悟天裡的一刻。因此，特別期勉為人師者堅守「作育英才」的信念，在生活物質上懷抱一種「淡泊名利」、「安貧樂道」的嚴以律己的高尚情操，方足以勝任愉快。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憲問〉

前面一段，在強調「道」乃關係天下後世之大公大利，而「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原來，教育乃是百年樹人的大業，不是用來投資賺錢的商行；教師肩負作育英才的使命，不是供作謀求個人生活富榮的職業。如果為人師者竟然不能忘情一己衣食的美惡，那麼他又怎能為天下後世大公大利的教育而堅守信念、奉獻犧牲呢？縱然勉為其難，怕也是虛應故事罷了。中間二段，則在明示為人師者在生活物質上必須懷抱「淡泊名利」、「安貧樂道」的高尚情操，才不致因外界的榮華富貴而淫蕩了自己「作育英才」的信念，也不會因生活的清苦貧乏而改變了自己獻身教育的熱忱。甚至於在艱困惡劣的環境裡，依舊孜孜矻矻地問道於賢，精進充實自己的學術德慧。最後一段，則在叮嚀為人師者必先盡其在我，只要有真才實學，自然「誠於中而形於外」，終



有揚名天下的一天。最擔心的莫過於徒自叫囂，名過其實，毀了教師神聖崇高的名節。

像這種堅守「作育英才」的信念，懷抱「淡泊名利」、「安貧樂道」的高尚情操，正是為人師者所應具備的一種嚴以律己的「敬業精神」的莊嚴要求，也是孔子在《論語》中所彰顯出來的「師嚴」教育精神。

教師節將近，乃不揣簡陋，將孔子的「師嚴」教育精神探幽發微，或許可供現代為人師者參考思索。

